

联勤花开,映红士兵的脸

■潘正军



2017年5月18日,我还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工作,受命和第102医院干事王海军一道,去彩云之南昆明出差。

千里迢迢,只为见一个人。他叫潘吉,南部战区某旅通信营营部卫生员,一个因训练致伤差点危及生命的年轻战士。此去就是想深入了解他救治背后的故事,看看他的近况,进而撰写紧急救援潘吉的“强军故事会”演讲稿和情景剧剧本。

飞机晚点2小时,于当晚20时降落在昆明长水机场。晚餐后,我洗澡上床,已近23时,却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起身,翻看笔记本中与潘吉相关的零零碎碎的信息……

2016年12月初,中心组织所属团以上单位联合大交班,南京总医院汇报了他们跨区紧急收治潘吉的初步情况,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中心领导当场指示,这是中心组建以来首次跨战区救治,要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全力救治潘吉的生命。

同处的新闻干事高洁听闻后,交完班就一溜烟直奔南京。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时间陆续听到有关潘吉转诊、救治的故事。

2016年12月2日,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允召通过远程会诊系统,看到了躺在昆明总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潘吉,病情相当严重,当场说“尽快转到我们这里,不能再拖了”。此时,潘吉肠道部分组织坏死,形成多处肠瘘,最大瘘口比成人指甲盖还大,胆红素达到常人12倍之多,人已陷入昏迷。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是全国治疗肠瘘最好的专科,中国工程院黎介寿院士一生的心血浸润其中,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有影响力。

两家总医院分属两大战区,昆明、南京相距两千多公里,横跨大半个中

国……我改革前在原南京军区联勤部机关工作,深知这样的转诊谈何容易。高洁电话里跟我说:“老潘,你肯定担心转诊难度大、时间长,影响潘吉救治吧,可是,就这么神奇,会诊第二天,12月3日晚饭前就奇迹般完成了转诊手续……”

神奇的事儿,还在后面。高洁又倒豆子般向我讲述了潘吉转运的空中之旅。为了一个战士的生命,在无锡、桂林两个联勤保障中心的运输投送部门共同努力下,一场军地联手的跨战区投送快节奏、高效率上演。

12月4日7时,昆明总医院救护车呼啸着驶入长水机场。潘吉躺在担架上,过绿色通道,进尾部机舱,担架最终稳稳地被固定在机舱最后两排经改装的座椅上。

8时30分,东方航空公司MU5791航班刺破长空,正点起飞。

11时15分,抵达南京禄口机场,尾舱舱门缓缓开启,潘吉的担架沿客梯抬下,直接进入机场救护车。在机场指定区域,机场救护车与南京总医院救护车迅速进行伤员转接。

12时30分,救护车驶进南京总医院,潘吉被紧急送进普通外科重症监护室。高洁告诉我,潘吉当时腹腔开放,肠管暴露,“如同一尊干瘦的蜡像,但就在此刻,生命曙光已经重新洒向他”。

90多岁的黎介寿院士立即指挥医护人员清洗腹腔、更换引流管、保护开放创面……经过4个多小时抢救,潘吉的血压恢复、心率正常、体温回落。随后,黎院士又带着多个学科的专家,重新梳理,优化治疗方案。

等待的日子最熬人。“醒了醒了,潘吉醒了。”12月24日,高洁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他说潘吉真是个好小伙子,睁开眼睛后,缓缓地举起右

手,给大家敬了个礼,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最激动的还是潘吉的父母潘辉夫妇,一下子扑倒在儿子病床上,泪流满面。

时间再拨回2017年5月19日上午,在昆明总医院军人病房,我终于和潘吉一家三口见面。

潘吉大伤初愈,脸型瘦削,但精神状态很好,整齐地穿着病号服坐在床沿上,很利索地向我敬了个军礼。听说我是从无锡来的,父亲潘辉一个劲儿地说:“老本家,您回去后一定要替我带个话,谢谢你们部队的首长和医护人员。”

潘吉是2016年10月18日在训练场上受伤的。

当日10时40分,营部组织400米渡海登陆障碍训练,安排潘吉作示范教学。潘吉虽然是卫生员,但军事素质一点不比战斗班相差。不料,千里马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过云梯时,潘吉右手握空没碰到杠,右腹部重重地砸在云梯上,当场昏了过去。旅领导立即派车把他送到昆明总医院。

回想起当天的场景,昆明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卿德科仍然历历在目。打开腹腔,潘吉的右半肝就像被捏碎一般,无力地瘫作一团,更为凶险的是,潘吉的肝脏与下腔静脉大血管的连接部位破损严重,血不停地往外喷流。切除碎肝,修补血管,加压输血……卿德科和老主任罗丁奋力抢救,8小时过去,血还是止不住。最终,他们只能往出血口大量填塞纱布,寄希望于潘吉年轻强大的生命力自我修复。

术后第三天,奇迹出现:血止住了,潘吉苏醒了。随后40多天里,潘吉又进行了两次手术,生命体征恢复平稳,病情逐步趋于稳定。

“我当时觉得可能已经逃过鬼门关了,医生也松了一口气,可我的肠子又出现肠瘘这个大麻烦。”潘吉心有余悸地告诉我。

“当时能有什么好办法救潘吉?”我问坐在对面的昆明总医院医务部主任李铁军。李铁军从事过外科工作,第一时间想到了南京总医院,“就只剩下转诊这条活路了,我们这边救不了他”。

李铁军回忆说,当天17时06分,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卫勤局领导接到桂林保障中心卫勤处领导请求转诊的电话后,马上拨通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卫勤处领导的电话,下达转诊任务……南京总医院医务部的领导告诉李铁军,他们那边做完收治潘吉的电话记录,墙上的时钟显示时间为17时58分。

52分钟,潘吉的转诊手续全部办完!而在过去,像这样的转诊,各个层级的审批手续非常繁琐,没有三四天根本下不来。

这背后,是新建立的联勤保障体制释放出的巨大改革红利。潘吉受伤时,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刚满月,1个基地、5个中心的主官刚在北京从习主席手中接过鲜艳的军旗。

“改革后,我们这两所医院都隶属于联勤保障部队,打破了过去壁垒,转诊就变成了‘通报’‘接收’两个词这么简单。”李铁军这位老卫勤感慨地说,联勤保障体制改革不仅是整合力量攥指成拳,指挥也更加顺畅,保障也更加高效,真正受益的是部队战斗力,是基层广大官兵。

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共和国战士的转诊单,联起了一条积聚全军最优质医疗资源的救治链,从持续昏迷到转危为安,从卧倒病榻到行动自如,潘吉挺了过来,新的联勤保障体制也经受了实战的检验。潘吉由衷地告诉我,自己受重伤很不幸,但幸运的是碰上这次军队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他的新生。

在昆明3天时间里,我和王海军白天采访、晚上创作,顺利完成任务返回无锡。后来,跨战区转诊救治重伤员的事迹参加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故事会”,并在中央电视台录播,情景剧也走上军委后勤保障部文艺汇演的大舞台。

自昆明与潘吉分别后,我陆续从主任医师卿德科那里得知,潘吉又转诊到解放军总医院,经过五六次治疗,目前胆道已疏通,肠瘘已痊愈。卿德科说:“再休养个半年,我还要再给潘吉做一次腹部皮肤修复手术……”

潘吉好小伙儿,你的身后站着一群好战友,大家都祝你健康、平安!

暮色下的演兵场

■马晓炜

秋日

夕阳的余晖

暖暖地洒在威武的战鹰上
迷彩的机身泛起炫丽的光芒
机翼弯成月牙遥望长空

弥漫的硝烟

袅袅地飘荡在远山近坡

风儿吹来

寂静的演兵场

像安详的老人打起了盹

空旷的山林

渐渐融入暮色

几只受惊的雀鸟

匆忙采一束余晖

搓洗着炮火熏染的羽毛

短笛 新韵



收获时节 (油画)

朱志斌作



出石头城,蜗居镇江,已5年余。来镇江工作之前,我对这座京畿名城的印象是零散的。

孩提时代,便听说过镇江盛产“三怪”,尤其是那暗红色散发着浓郁香气的水晶肴肉,更是不敢企求的奢侈品。

小时候还从半山园主人诗中得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那时还以为,南京和镇江之间虽然距离不远,但还是被数座高山峻岭阻隔著。

定居南京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往来于宁镇之间。先是颠簸在老宁镇公路(312国道)上,后是奔波于宁沪高速上,近几年,多托身于豪华舒适的高铁上。第一次乘坐“和谐号”,我印象深刻:列车如一条游龙,风驰电掣。极目窗外,我忽然发现,这数重山不过是几座海拔三四百米的绵延山峦。从钟山东去,过宝华山、空青山、十里长山、五洲山,便直抵1800年前的东吴古都铁瓮城,高铁穿过它们总共用时不到20分钟。

人生中总有一些不期而遇。与人,与地,与时,与事……是机缘巧合,也是命运的安排。

2013年10月13日,深秋,一纸调令。于是,我背着轻轻的行囊,来到这座已不再陌生的江南古城,来到东晋北府军的驻地。说到北府军,可不可能小看这支精锐之师!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也是深秋,他们以区区8万之军大胜80万前秦军,创造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

南宋翰林大学士周必大诗云:“客嘉合饌五先浆,竹好仍生一味凉。天与冰肌胜傅粉,星驰火齐捷飞黄。将雏华表疑丁冷,唤渡京江忆杜娘。屢枉新篇谁可拟,一川烟草贺横塘。”写的正是秋日之镇江。

与镇江结缘在秋天,这些年来,每逢秋至,我对这座江南古城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感觉镇江的秋天就像一位丰腴成熟的少妇,韵味十足。她既有淑女初长成时的端庄秀丽,也有初为人妻的温柔可人;她既经历过成熟女人十月怀胎的痛楚折磨,更有为人之母的圣洁情怀!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

时又深秋,层林尽染。登临北固山多景楼,俯瞰京江古城,它背倚长山,怀抱南山,静静地横卧在长江南岸,俨然一块铺满五彩的调色板。

在这个深秋,我看见这座城市曾经的血褐色——

1937年10月13日,同是深秋。下午,镇江。从谍壁间到京口闸间的江面上,白帆点点,沙鸥翔集,风和日丽。突然,日本海军6架一式陆攻机,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像6根巨大的雪茄,逆水而上,越过圔山,缓缓飞来。随着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江面上、江边的居民区内冒出一团团巨大的火球,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之传来。当天,就有20名居民惨死在日寇炮火下。此后数日间,古城京江屡遭日机轰炸。

11月28日,一个惨烈的泣血之日。中午,暖阳,饭后,年近花甲的庞大爷正坐在自己的烟摊边休息。突然,多架日军战机如一群红头巨蝇,噤噤嗡嗡低沉盘旋而来,虎踞桥北的南门大街顿成一片火海,可怜的庞大爷在呼啸的炮弹声中身首异处,手臂和提篮被炸飞到晾衣服的竹竿上。北固山下,200多名搬运工正在抬石子装船,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无一幸免。幸存者回忆,仅这一天,就有近500人在大轰炸中惨死,中山桥到西门桥的河水成血褐色,多日不变。

在这个深秋,我更看见这座城市特有的赤红色——

就在镇江首遭轰炸的1个多月后,日寇由空中轰炸转入地面进攻,古城镇江陷落。

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这时,有个叫赵德山的中年汉子,名义上在镇江大港镇经营一家茶食店,暗地里却在为抗战准备“礼物”。他偶然得知,国民党军队撤离大港时,偷偷将一大批军火埋藏在隔壁典当行的楼下。于是,赵德山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国民抗日自卫总团的战士,从自家茶食店的屋顶进入典当行,取走10多箱轻、重武器和子弹。后来,赵德山还以开店作掩护,为新四军抗日筹备钱款,并提着脑袋设法采购大批子弹、药品、煤油、蜡烛、手电筒、电池、纸张等被日寇严控的物资,将其转送到苏北的新四军手中。

1938年,深秋,大港。18岁的赵文豹光荣加入新四军队伍。从那时起,他出生入死,护送档案,勇夺敌枪、巧抓敌特、争取伪军,建立神秘联络点,连接地下交通线,虽九死一生,无高官厚禄,仍无怨无悔。

在这场抵御外侮的战争中,英勇的京江儿女情忠报国,用赤诚谱写生命赞歌。他们以身许国,用碧血丹心换来古城镇江、换来祖国母亲今日之

京江秋韵

■张惠峰

万山红遍!

赵文豹、凌荣炳、王龙、巫氏三兄弟(巫恒通、巫全仁、巫恒达)、王元清、郑锡兰、管有为、孙晓梅、陈怀民……在他们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抗日故事,他们都是古城京江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

在这个深秋,我看见这座城市悦目的金黄色——

硝烟已然散去。回望这座曾经满目疮痍的江南名城,回味那些令人血脉偾张的红色经典,怀念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先辈先烈,我在景仰敬畏之中,惶惶然回想起5年前之京江深秋,又欣然回到今日之京江深秋。

来镇江报到时,江苏省第十届省级双拥模范城评比正如如火如荼展开。我和市双拥办的同志们成天在各辖市区、乡镇街道奔走,检查督促,考核评比。那段时间,我脑子里塞满镇江的双拥故事。

岁月之树又添5轮,当初所见所闻的那些双拥故事,如今更加生动丰满,更加厚实浓深!

在齐梁故里丹阳。我看到将军与农民进行篮球比赛的敏捷身手,看到“八姑娘民兵班”的飒爽英姿,看到恒神集团董事长钱元宝散尽钱财为国分忧的劳碌身影……

在福地句容。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合议庭已开庭20年,丁庄万亩葡萄园又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醉美的葡萄献给最亲的人”活动,“拥军湖”畔转业军人赵家平18年都在默默谱写拥军赞歌……

在江上明珠扬中。八桥镇万福村自1955年第一部《兵役法》颁布至今,已连续63年送兵出征不间断,输送优秀士兵259人。全国知名企业大全集团有限公司创立63年来,已接纳优秀退伍士兵800余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护旗手套也是由扬中企业家陈吕荣先生无偿赠送……

在东吴胜境京口。区人民法院“妥善处理涉军房屋租赁纠纷”的经验做法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这个区还在全省率先成立“军人军属心理咨询站”,85%的社区与部队结成拥军共建对子,每年农历七夕都要组织军地单身青年男女“鹊桥会”……

在向吴亭东之润州。近年来接收近百名区外部队官兵子女就读区内最好的学校,军转干部、随军家属安置率均为100%……

在生态丹徒。12任党委书记接力固长城早已传为佳话,镇江每年军地互办20件实事已坚持24年,其中,丹徒区办结办好的就有80余件。今年金秋时节,丹徒拥军又出新招:用8位烈士的英名为8座桥梁命名,并用汉白玉在桥头为烈士塑像……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秋天,有斑斓的色彩,也有丰收的喜悦;秋天,有澄澈的晴空,也有风舞的落叶。

秋风起,删繁就简。艳阳照,老树新花。白露透,五谷丰登。明月生,嫦娥舒袖!

京江的秋日更美。透过镇江2560余年的厚重建城史,看今日古城之秋:长江碧透,百舸争流,三山倚望,壁立千秋,南山隐隐,云气氤氲,群楼争顶,生机盎然。

不知不觉爱上镇江,尤爱镇江之秋!

一把铜军号

■张长国



“老总,我要当八路!”随着怯生生的声音,连长卢世兴一低头,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破烂衣服的孩子。这孩子大概也就十四五岁,头发和脸上都脏兮兮的,一手拿着一个破瓷碗,一手拿着一根讨饭棍,打着赤脚,看来是个小乞丐。

这会儿,卢连长站在刚打下的鬼子炮楼旁,正指挥百十号人打扫战场,还顾不上处理小乞丐的要求。他匆匆对小乞丐说:“小兄弟,我们现在不要人,等过几年你长大了再来哈!”“不,我现在就要当兵,老总,你不让我当,我就跟着你!”天已大亮,打了炮楼再不走,鬼子的援军马上就来了。卢连长来不及应答小乞丐,急忙下达命令,全连撤出阵地。

连队在胶东大山里急行军30公里,看看日头,已近中午,卢连长下令连队原地休息。他刚坐下,身旁冷不丁又响起小乞丐的声音:“老总,我要当八路。”卢连长一扭头,惊奇地说:“这小鬼,你倒跟得挺紧呀!”再看小乞丐的脚,已磨出鲜血。“好吧!收下你了。八路军部队不兴叫老总,叫同志!记住了?”“嗯,记下啦!”卢连长又喊来通讯员:“给他找双鞋,哦,对了,把那把铜军号拿来给他。”“你叫什么?”“我姓梁。”“小梁子,你以后就是咱连的司号员,回头让营里的号目教你吹号。”

行军时有一空闲,卢连长就会把小梁子喊来,给他讲连队的历史,还有那把铜军号的来历。铜军号跟随一名红军司号员一路从江西到了陕北,又从延安到了胶东,经历多次战斗,也经历了十几任司号员。卢连长也曾经是司号员,这把铜军号就跟随他好几年。小梁子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军号上的五角星,卢连长鼓励道:“号声就是命令,也是咱们八路军令行禁止的灵魂所在,你必须时刻牢记!”小梁子使劲点了点头。

卢连长的连队是团里的“夜老虎连”,攻坚战斗通常由他们承担。对鬼子

来说,这个连已是“窗口吹喇叭——名声在外”了。鬼子曾多次组织扫荡,但总也找不到连队的影子。这不,进入农历十月,青纱帐已经没有,鬼子又接连出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团里部署,“夜老虎连”在一条山峪设下埋伏,围歼鬼子的一个小队。鬼子垂死挣扎,战斗一时进入白热化状态。眼看时间越拖越长,卢连长一挥手:“小梁子,吹号!”小梁子跳上战壕,握紧军号,一鼓气,嘹亮的冲锋号音响起。战士们一跃而起,挺着“三八大盖”纷纷冲下山,和鬼子拼起刺刀。

忽然,一颗流弹打中小梁子的腿,他一个趔趄从山上滚了下来。战斗结束,卢连长赶紧带领队伍撤出阵地,不长时间,鬼子的援军就赶到了。连队要转移,但伤员必须安置养伤。于是,卢连长把小梁子安置在一个堡垒户家。

过了两个月,卢连长带领部队又来到这个村子。他感觉小梁子的伤该痊愈了。但小梁子养伤的这家老大爷只交给卢连长一把铜军号,就泣不成声。

原来,10多天前,一队鬼子忽然包围了村子,四处搜查八路军伤员,此时小梁子已被安置到山上,没找到伤员的鬼子把村民驱赶到村头,令其交出八路,还拉出一个村民让狼狗撕咬。谁也不知道,这都被在山洞里养伤的小梁子看得一清二楚。正当鬼子大施淫威时,后山上忽然响起军号声。开始,鬼子很惊慌,但发现没有大部队的后,就撤下群众发疯一般向山上冲去。村民们得救了,但小梁子暴露了。等鬼子冲上山后,才发现只有小梁子一个八路军战士。在鬼子的注视下,小梁子从山顶跳下悬崖……鬼子撤走后,乡亲们去寻找小梁子,因为山高谷深,只找到这把铜军号。

卢连长默默收下铜军号。后来,每当连里新的司号员上岗,卢连长总是把铜军号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身陷重围的司号员吹响军号,竟吓退几百名即将冲上阵地的联合国军,从而为赢得胜利争取了时间。据说,吹响的就是小梁子曾用过的那把铜军号……